

珍愛那一汪澄淨的心湖

我家附近有一大片植物保護區，在繁密茂盛的植物叢中，有一條時而寬闊時而狹窄延綿曲折的小河。河的寬闊處儼然就像是一個湖了，清波之上，有白鵝，野鴨，和好幾種叫不上名字的水鳥遊弋。

人說智者愛水，仁者愛山。這靜謐的湖面，確有啟迪心智的功效。每每到了被紛雜的生活，喧囂的市儈室息得透不過氣時，便自然而然地隨著腳步走進了叢林，駐足如鏡的小湖邊，曾經見過的，前人描寫過的湖景，也就隨之浮現在腦海，沉醉其中。

小時候，院牆外的一對小湖中間有一條土道，那是我上學時的必經之路。那湖是有生命的，一年四季中變換著裝束，春天時最美，碧波像豐滿透明的肌膚隨風蠕動，水面上不時有魚兒躍出；夏日的湖水烘托著炎炎烈日，蕩出緩慢而凝重的波紋；秋季的湖面則清澈可鑒，裡面裝著搖曳的水草和淡淡的浮雲；冬天裡，湖也關閉了心扉，用厚厚的冰層將自己收藏起來進入冬眠。

我還在家鄉天津的水上公園的湖裡遊過泳。城市中的公園，有著平日難得一見的湖光樹影，廊橋庭院，到了這裡就如同回歸了自然，我和小夥伴們從船上縱身跳入水中，驚得魚兒們箭也似地散將開去，卻不走遠，輕顫著尾鰭停在那裡觀望。

我還在北京頤和園的湖中蕩過舟。那年我剛剛大學畢業，和幾個分配在京津地區的同學們聚會，我們來到如珍貴文物般的頤和園，在廣闊的湖面上搖著槳，呼吸著千年文化的積澱，憧憬未來。

我還在杭州西子湖畔踏上過蘇堤，沉浸在如畫的江南美景，欣賞那小橋流水，楊柳青枝。多少佳人才子的故事，依然隨著湖上的波光流傳演繹。

後來我到了南半球的紐西蘭，奧克蘭的普普克湖一望見底，勁風吹過，懸浮於碧波之上的黑天鵝那優雅的頸項，和那與生俱來的驕傲而天真的神態，看上去甚至讓人生出幾分妒意。

然而，第一次使我真正愛上湖泊淵潭的，是讀了柳宗元的《小石潭記》，寥寥二百多字，活現了一處人跡罕至望不到源頭的水潭美景，幽僻之處，卻見“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這是何等纖塵不染的化境呵。回想我過去見過的湖，畢竟都還留有人世間的痕跡，皆不若小石潭這般的攝人心魄。

後來又讀到梭羅的《瓦爾登湖》，整部書都是圍繞那湖展開的，其中有多處美侖美奐的景色，如：

“……在這樣透明的，似乎無底的，反映了雲彩的水中，我好像坐了輕氣球而漂浮在空中，鱸魚的游泳又是多麼像在盤旋，飛翔，仿佛它們成了一群飛鳥，就在我所處的高度下，或左或右地飛繞；它們的鱗，像帆一樣，飽滿地張掛著。”

梭羅筆下的瓦爾登湖讓我陶醉。我喜歡那湖水，更喜歡它潔淨無瑕的純粹；我愛那水鳥，更愛它們落在湖裡的倒影；我羨那魚兒，更羨它們從容散去時的彼此相忘。

其實，每個人的內心都有一汪湖水，渴望著清明澄澈，遠離濁世，那是一種近乎宗教的情懷。歷代文人詠湖，抒發的何嘗不是他們自己心中的嚮往。

都說老莊的語言冷靜智慧但沒有溫度，其實他們對於生命的熱愛是到了極致的。在他們眼裡，宇宙天地本來渾然就是一個大的生命體，在這個大的生命體之上又有著無數互為依託且千姿百態大小不一的生命體，人便是其中的一員。如此地將山川峰壑，江河湖海統統看作有思想有感情的生命，若是沒有一種對天地萬物一視同仁的博大慈悲的胸懷，是不可能做到的。有了這樣的大慈悲，方可真正心如止水，坐看雲卷雲舒，使生命中的任何波折都能實現無縫對接。

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人類

澳華新文苑

第1227期(B)

死亡

我想到了死亡
在我為未來打拚的路上
沒有人
躲得過這一因果
或近
或遠
或許
只是那麼一眨眼
太吵
這個
曾經用包容
孕育了無數生命的地球
今天
一切都讓人難以置信

人類
因為相互屠戮而無休
無眠
為名
為利
人類的基因在生存中
變異
在變異中延續
血液
中
彌漫著躁鬱的情緒
星空
變得暗淡
死亡

是另一種開始
而不只是
一個結局
面對死亡
我們
對生命的定義
似乎漸行漸遠

郭志宏



變得越發的“聰明”和自以為是，如今，我兒時上學經過的那兩個湖早已被填平蓋起了供人居住的樓房。沒有被填平的也已很難再見如小石潭和瓦爾登湖那般純淨的清流了。前些天，有朋友到美國時專門慕名去了梭羅居住過的小木屋，那裡除了剩下幾根殘缺的木樁外，再也找不到書中描述的痕跡，瓦爾登湖，則早已變成一個毫無出色之處可言的普普通通的湖了。在網上讀到過一篇文章，題為：《人類污染超

標，波士頓周邊世外桃源瓦爾登湖，正一步步走向崩壞》。擁有人類的地球這個生命體，已經生了病。湖水尚且如此，何況人心。這世上的精神領域已經被排放太多的污染物，且乏人治理。在這當下的人間，哪裡還能尋到如當年那湖水般清澈可鑒的心呢。天人本合一，人的心靈通著宇宙。心澄清了，湖水也便澄清了，整個地球也便澄清了。

梁曉純

戈壁荒漠上悲憤的呼喊

——讀趙旭《反右運動夾邊溝慘案倖存者證言》

在中國的西北戈壁荒漠上，在一個地圖上幾乎看不見的角落，在歷史的幽暗深處，埋葬了無數饑餓、恐懼和冤屈的亡靈。那就是“夾邊溝”，一片被人長久刻意遺忘的土地。

一、趙旭：一個鑿而不捨的歷史真相追尋者

1985年，一個年輕人大學畢業後，開始了幾乎註定孤獨悲壯的旅程。他不是成就斐然的學者，更不是官方歷史的編纂者，只是一個想知道真相的追尋者。一開始，他的問題很簡單：我的爺爺，到底為什麼死在了夾邊溝？他是怎麼死的？

這位追尋者叫趙旭。他的爺爺，他祖父最小的弟弟，叫趙廷祺。趙廷祺這個名字曾經在當地人眼中代表著學識與風骨。他是甘肅省永登縣第一中學最優秀最有名望的語文教師

和教務主任，國學根底深厚，口才出眾，深受學生與同事的敬重。可是，僅僅因為他1947年大學畢業前夕在臺灣台中中學實習過語文授課和圖書館管理這樣一段履歷，便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分子，送到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最終凍餓慘死在了那片荒涼的戈壁沙漠。那一年，他三十八歲正值壯年。

趙旭的母親常對他念叨：“你爺爺在你滿月的時候來我們家，你一見到他就大哭不止，那就是個不好的兆頭。”這句帶著宿命陰影的話，如同烙印，一直壓在一家人的胸口，刻在了趙旭的心頭。更令人心碎的是，1960年，在他爺爺饑餓難耐寄出求救信的時候，趙旭的父親因為是右派分子被單位專政管制動彈不得，只好由他二十多歲的母親代勞去看望送食物。他母親當時蒸了一帆布包的包穀面窩窩頭，牽著他這個還不滿六歲的孩子，想去趕赴夾邊溝。可是，在那個大饑荒年代，往新疆逃命的人特別多，火車站上擠

滿了人，去新疆方向的火車一停下，逃荒的人們便蜂擁而上，有從車門上拼命往上擠的，有從車窗爬著往裡鑽的，趙旭和他母親整整三天都沒有擠上火車。不久，等來的不是團聚，而是一紙“死亡通知書”。

從那一刻起，小小年紀的趙旭，心中便深深地埋下了一顆追問的種子。

於是，大學一畢業，趙旭便下決心採訪夾邊溝的倖存者。他是第一個，也是孤獨的第一個，在人人害怕牽連、避之不及夾邊溝話題的年代，他開始了他漫長的追尋跋涉。剛開始他去瞭解和他爺爺一同到夾邊溝農場的甘肅省永登縣的倖存者，接著又去採訪夾邊溝的另外一些倖存者。為了尋求真相，他利用假期時間自費到全國各個地方去找有關人員。最後，趙旭瞭解清楚了他爺爺的遭遇，也知道了夾邊溝農場的一些鮮為人知的內幕。

採訪最初，趙旭本來以為各個倖存者的經歷都大同小異，可是，經過一步步瞭解，發現每一個倖存者都有自己不同的辛酸故事，都寫滿人間煉獄的悲慘。這促使趙旭懷著更濃烈的責任感去搞清每一個人的經歷。例如，為了搞清傅作義的叔伯兄弟傅作

恭的情況，他走訪了傅作恭當年工作單位的同事，採訪了傅作恭在夾邊溝農場時的場長、管教，以及傅作恭在夾邊溝農場勞教時的小隊長和小組長，以及掩埋傅作恭的人，並查閱了傅作恭在夾邊溝時的檔案材料。僅僅為搞清傅作恭的情況趙旭就耗費兩年多的時間。

為了還原當年歷史的真相，挖掘被掩埋的每一個名字，能採訪的趙旭都採訪了。在採訪中，趙旭經常與被採訪者一起哭泣，一起悲憤地流淚。倖存者們告訴他，夾邊溝農場大饑荒發生後，早晨還在埋葬他人的人，到了下午就成了被掩埋的對象。1959年11月中旬，出現第一個吃死人的勞教人員尤創吉，此後，人們饑餓到極致，吃死人的情況更多了，皮肉割去吃了，內臟被掏出煮食，最後連骨頭也不放過。未死的人知道自己已經時日不多，早早地掙扎著為自己刨出一個坑，託付同伴：“我死了，就埋在這裡吧。”那是一種比死亡更悲涼的尊嚴：為自己掘墓。……

多少年來，趙旭就這樣一直在為夾邊溝農場的冤魂而奔走，採訪幾乎佔用了他所有的假期休息時間。在採訪過程中，他遭受到數不清的白眼、

冷漠，無數次的阻攔、打壓、恐嚇，甚至被有關當局審問抄家。許多人在那個年代被整怕了，這些倖存者自己害怕，就連他們的家人也被株連九族的政策弄得不敢接觸趙旭。有些人和他在電話上約好，可當趙旭坐上飛機去採訪時，採訪對象突然被家人阻攔不讓見面。但是，趙旭始終堅持著，他可以為採訪一個人連續在其門上守候多日，這讓許多原先不願接受他採訪的人也為之感動。就這樣他幾十年如一日，從甘肅省永登縣的倖存者開始，逐漸範圍擴大到全國採訪，歷時將近三十年，採訪了一百多位倖存者。儘管其中二十多位因為害怕不讓採訪見光，但趙旭依然寫下了七十多位倖存者的證言。

這些血淚斑斑、極其重要的證言，在中國竟沒

有一間出版社敢於接受出版。1994年甘肅出版社一位女編輯看到趙旭送來的手稿後，對趙旭說：“小夥子你膽子也太大了，夾邊溝你也敢寫，趕快拿回去，再不要給人看。”隨後，趙旭只能轉向用小說體裁暴露那段沉痛的歷史，1999年趙旭西部小說選《天劫》中的“人劫”，以及2002年的長篇小說《風雪夾邊溝》，在蒼茫的黑暗中偷偷點燃了一粒火種。直到2008年，趙旭五十萬字的《夾邊溝慘案訪談錄》在美國才得以出版；2014年，又在臺灣出版了補充修訂版《反右運動夾邊溝慘案倖存者證言》。直到如今趙旭還在對《證言》修訂補充，他是傾其一生的心血，幾乎把全部的生命交付給了夾邊溝這片陰森幽暗的戈壁荒漠。（未完）

何與懷



趙旭(右)採訪夾邊溝倖存者甘肅農業大學學生右派孫樞。



趙旭(右)採訪夾邊溝倖存者甘肅農業大學學生右派孫樞。